



1 4
1777
4



安



山

事

蹟

門 14
號 1777
卷 4

安祿山
事蹟
三山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藏書
33.3.31

安祿山事迹卷上

阮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為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為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為神遂命名軋犖山焉突厥呼鬪戰神為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史思明令偽史官官稷一譟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

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為兄弟乃冒姓安氏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名祿山焉長而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為諸蕃互市牙郎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同為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益以兵擒賊必倍後為守珪偏將所向無不摧靡守珪遂養為子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衛將軍充衙前討擊使開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

軍討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宗惜其勇銳驍一作驍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酌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宗以九齡先睹未萌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為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詔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之美遂授營州節度使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州刺史王仁經授以偉略宗始親信

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別爲節度以祿山爲左
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節充平
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入朝奏對
稱旨因是(玄)宗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范
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
月祿山出鎮敕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
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內生紫方蟲食禾苗臣
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
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便消化啟告必應時有羣
鳥食其蟲其鳥赤頭而青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
選人張奭著御史中丞倚之子也不辨菽麥假手爲
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爲蘄令以事白祿山祿山恩
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玄)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花

萼樓親試升第者一二兩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
時謂之曳白(玄)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遙爲武當太
守倚淮陽太守敕庭闈之閒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
以託人士子皆爲戲笑焉

四載奚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肆
其侵掠奚等始貳於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郡夢見先朝名將李
勣李靖於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伸禱祈薦奠之日神
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莖狀如珊瑚盤疊臣當重寄誓
殄東夷人神協從靈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幽
贊之功從之祿山恃恩寵縱虛妄以取媚於(玄)宗皆
此之類也

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直
無私嚴正奉法

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進於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於（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玄）宗初卽位用郭元振薛翊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旣陷適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將以固其權嘗奏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蕃之未滅者由文吏爲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卽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生時氣雄小養馬上長習陳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玄）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鉷承恩亞於林甫而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甫白事怠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佯語他事命左右白王大夫鉷至鞠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鉷

語逾謹而祿山逾恭自此還遞相維林甫危害肅宗告祿山思作難約令其子引兵來援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國忠納祿山遣嚴莊領阿布私下降兵三十人告林甫與阿布私潛通結爲父子至十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同凡庶殯掩連累之者五六十人迹其行事不得不爾

（玄）宗春秋漸高託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宴承歡奏云臣蕃戎賤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爲陛下用願以此身爲陛下死（玄）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爲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純誠時貴妃太真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每

對見先拜太真（玄）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玄）宗大悅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歎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六載加御史大夫封兩妻康氏段氏並為國夫人祿山嘗令麾下將劉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竝代為牋表便隨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於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脫已袍披覆之其為承恩見重也如此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晏祿山祿山醉臥化為一

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豬龍也無能為者祿

山乘驛馬詣闕每驛中間築臺以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

馬輒死驛家市祿山乘馬以五石土袋試之能馱者乃

高價市焉餼飼以候祿山鞍前更連置一小鞍以承其

腹祿山肉疾轉甚富貴之已極每朝常經龍尾道未嘗

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祿山舊

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陋隘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

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玄）元觀即其地也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宇重複竅窳匝而

詰曲窗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幃帳幔幕充物其

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賜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

具銀鑿鏤銀鎖二具色絲緞一百副夾頡羅頂額織
成錦簾二領各紫絨簾羅金銅鈎分錯色絲緞貼白
檀香牀兩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蔥夾貼綠錦緣
白平紬背席二領繡茸毛毯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
丈三尺金銅鈎具繡綾頡夾帶碧綾口旗色絲緞百
副貼文牙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三尺水蔥夾貼席紅
錦緣白平紬背紅異文繡方繡褥紫紬牀帳兼黃金
瑤光等並全兩內帳設續賜青羅金鸞緋花鳥子女
立馬雞袍袴等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
八領瑞錦屏兩領龍鬚夾貼席一十四領貼文柏牀
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牀一張繡草敦子三十箇
至於廚殿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甕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
銀絲織成筭筐銀織笊篋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

之物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玄)宗嘗御勤政樓於御座東間
為設一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以示榮寵
每於樓下宴會百僚在座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
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
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
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
詔曰用奇材者必拔於常倫立茂績者亦超於彝典驃
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
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
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
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
運并管内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安祿山河

嶽誕寶雄武生材萬里長城鎮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
孫吳自授以元戎升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七擒之策
益章內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加
以忠竭私誠無隱疇之舊典宜誓山河長平之封式崇
井賦可柳城郡開國公仍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餘
如故是月又加祿山父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
守延偃夙稱幹略素懷節義仁而有勇志已慕於韜鈴
忠以立身名早雄於沙漠克生令胤實負長才蘊登壇
之良謀當弄印之榮寄作鎮幽薊肅清醜虜舉無遺策
動見奇功自葉流根是光幹蠱之德飾終褒美爰申加
等之贈宜膺寵秩用慰泉壤口范陽大都督尋進封祿
山爲東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勳高者禮厚欽若古
訓抑爲舊章開府儀同三司兼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
同正員御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使

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
府處置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國柳
城郡開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鈴氣稟雄武聲威振於絕
漠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臺憲
仍杖旌旄旣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頃者契丹負
德潛懷禍心乃能運彼深謀果臬渠帥風塵攸靜邊朔
底甯不示殊恩孰彰茂績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
宇斯開宜踐韓彭之秩可封東平郡王仍賜實封三百
戶餘如故九載八月二日又加北道採訪處置等使
命壽王瑁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標鈿軸令內
常侍郭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於大同殿
安置朝夕禮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寶鈿鏡一面并金平脫匣寶枕

承露囊金花盃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鋪請於道場所安置_⑤宗命置於內暖殿

天尊并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師子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於溫泉為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麩柴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_⑥園充使院是今司天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

兄弟號國姊妹並至新豐以來會焉飛蓋陰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溫泉賜浴將士並賜食賜

_錢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

風樓下賜莊宅各一所雜彩綾羅金銀器物及聲音口

等

龜茲一部雜棲鼓指鼓鼗鼓笛簫簞等七人將士

亦各頒賜祿山金鞍花大銀胡餅四大銀魁二併

蓋金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御侍

史楊_⑦章等三人緋衣各一對及絹綵等將士大將

軍楊歸順等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絹綵等

又賜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

自獻金銀器物婢及駝馬等

金窰細胡瓶二銀平脫胡平牀子二紅羅褥子一婢

十人細馬十匹打毬士生馬三十匹駱駝十頭骨鞍

轡三十具茸黃綾鞍鞞三十條抄尾大馬纓十箇又

進鹿尾醬鹿尾骨等

祿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備極水陸_⑧宗

每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遺祿山酥真符寶與并窰臺及音聲寶車牛士

繖蓋并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兼藥食
等一牙盤令內謁除大賓宣賜祿山以為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為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
坊進表求降墨敕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宗欲於樓
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宗每於苑中鷹鶻所
獲鮮禽多走馬宣令賜嘗王拱楊國忠選勝燕樂必賜
梨園教坊音樂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駕幸溫泉必令
扈從賜馬賜衣香囊珍寶不知紀極祿山時染小疾王
人御醫重疊復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祿山於管
內上谷郡起五鑪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文召祿山
男慶緒及女婿歸義王李獻誠祿山養兒王守忠安忠
臣等赴闕到日並賜衣服玉腰帶錦綵等仍令尚食供
食其冬久無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焉宗
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臘月忻三日嘉平安四鄰預

知天下稔先為物華春其見重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
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服太真亦厚加賞遺

⑤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絲平二金鍍銀蓋
椀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馬腦盤二
金平脫大蓋四次蓋四金平脫大腦盤一玉腰帶一
并金魚袋一及平脫匣一紫細綾衣十副內三副錦
襖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錦細綾口口三十六具太
真賜金平脫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二玳瑁
刮舌篋耳篋各一銅鑷子各一犀角梳篋刷子一骨
融合子三金鍍銀盒子二金平脫盒子四碧羅帛子
一紅羅繡帛子二紫羅枕一氈一金平脫鐵面枕一
并平脫鎖子一紅羅繡帛子二銀沙羅一銀鑿椀一
紫衣二副內一副錦每衣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並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並賜前後又不可勝計也

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綳子綳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歡呼動地⑤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洗了又綳祿山是以歡笑⑥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又為河東節度二月二日遂加雲中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餘如故

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溫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為留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溫祿山甚重之

祿山母祖母皆賜國夫人男慶宗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則慶光慶喜慶祐慶長慶⑦等一十一男皆是⑧宗賜名慶宗為衛尉少卿慶緒為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加祕書少監又尚榮義郡主改太僕卿祿山侍

此日增驕恣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慮⑨宗年高國中事變遂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⑩蕃人健河入千餘人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餘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鬪者數萬疋牛羊五萬餘頭總三道以節制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己於是張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等在幕下高尙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珣向潤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乾真等為將帥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

陳牲牢諸巫擊鼓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於諸道潛
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叛
逆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駝馬不絕於
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於遞運
人不聊生祿山性殘忍多姦謀常誘熟蕃奚契丹因會
酒中實毒鳩殺之動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是年
秋祿山大舉兵討契丹使人謂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將
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祿山使爲鄉
導行至土護真河誓眾曰兵法疾雷不及掩耳今久雨
復去賊尚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至破賊必矣遂
兼行三百餘里契丹不爲備至大駭亂矣祿山使
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意欲生擒以歸是時屬雨甚弓
弩盡溼弛而不可張大將何思德請曰兵志遠來倍道
疲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張其勢必脅之不三日

必降祿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軍遂請效死於先鋒思
德形貌素類祿山契丹望見攢槍矢而取之須臾支解
骨肉立盡眾咸謂殺得祿山奚又背祿山以附契丹併
力夾攻殺傷略相當矢中祿山鞍橋鞭弭俱棄簪履亦
墜獨以麾下二十騎走上山蒼黃陷於坑中男慶緒麾
下將孫孝哲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
盧城平盧騎將史定方領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
遂解圍而去祿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祿山引蕃奚步
騎二十萬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節度副使奉
信王阿布思率同羅數萬以會之布思與祿山不協遂
擁眾歸漠北
初布思白節使張暉請不行不受乃劫太倉庫而去
祿山乃屯兵不進哥舒翰與祿山並來朝_立宗使內侍
高力士及貴人迎於京城東

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
為翰好之故也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以思順常銜之至是忽謂
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
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
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為譏其胡也
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
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
下兵權遂肆其志以報怨誣思順與祿山潛通偽令
人遺書於關門擒之以獻思順與弟太僕卿元真並
伏誅天下冤之思順與祿山少狎及思順入奏言祿
山必反玄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

正兼廣陽太守慶緒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

阿布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為默啜所破請降附
天寶元年朝京師玄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才略
代為蕃首祿山恃寵布思不為之下祿山因請為將
共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為回鶻所破
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兵無敵於天下其
男女一萬口送於京師玄宗御勤政樓執以獻以丁
壯一千遞於屬川餘並歸祿山布思敗後投於葛邏
祿葉護規畏懼不敢受擒之送於北庭十三年三月
二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樓下斬之省衛文
武官往觀之具五刑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車布於闕下婦人皆以衣
文錦飾以義須盛陳列以為壯玄宗大悅授慶緒特進
衛尉卿張樂以會將士

安祿山事迹卷上

安祿山事迹卷中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覲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繒寶鉅萬

時肅宗觀其兇逆之狀已露言於（玄）宗（玄）宗不納肅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普昇等二人昇一紫鞍覆黃帕自天而下至於肅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覿

及見（玄）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妒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李林甫陰俠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偽遂畏服之楊國忠性燥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

反奏請追之祿山以_玄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_玄宗益信祿山為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

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莊宅一所二十四日

又加開廢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營田等

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為之副溫加武部侍郎為之副使二十六日又

加兼知總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

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弟一弟二功並請不

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三資弟一功請超

二資弟二功請依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為好書

寫送付臣軍前制曰可以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

郎將者三一作千餘人祿山歸范陽_玄宗御望春亭送

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

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洪門順流而下所至郡縣船夫

持牽板繩立於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日行三四百里

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_玄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

翰林學士張垆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

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_玄宗命高力士

送之於長樂坡力士歸_玄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

得宰相頗快快楊國忠曰此張垆所洩也_玄宗大怒黜

垆瀘谿郡司馬

初垆贊相禮儀雍容_玄宗翌日謂垆曰朕罷希烈以

卿代之垆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叛之因以為

恨

祿山既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

祿山反者_玄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於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

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蕃將
三十二人以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卽
日進畫便寫告付千年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
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
乃請見陳事既見未對玄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國
忠等遽走階下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國忠以祿山表留
於上前而出俄又令袁思藝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
爲圖耳國忠等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懇論其事國忠
曰臣畫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
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
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上許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
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
祿山出自寒微位居眾上時所忌疾成疑似耳見素

曰公若實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其事見
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
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
先反以明己之先見耳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於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
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
相對常置白麻於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
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馳馬
牛不可勝紀國忠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
命京兆尹李峴圍捕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
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縊殺於御史臺又貶吉溫爲
澧陽長史

溫天官侍郎頊之猶子也連按大獄倚法附邪以出
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无忌失意者必引

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漠視也初蕭昺
為河南尹以賊下獄溫課竟其罪昺為李林甫佐之
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溫後為萬年縣丞未幾昺拜京
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昺親附之溫尤與之善溫
揣昺拜官必謝恩於力士歸則先造其門昺纔至則
聞其言笑之聲甚歡昺問闈者曰吉七郎也昺素懼
勢俟語畢通謁亦已久矣力士命引昺溫佯若恐懼
將走力士遽曰吉七參尹此故人也昺揖之與之對
坐遂與之相結為膠漆矣乃引為曹官薦之於林甫
溫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溫於路低帽
以避之溫心銜之及柳勣之獄託勣引陟竟以流
死其陰賊也如此後與國忠相善教其取恩及國忠
與祿山交惡而溫厚於祿山祿山掌閑廐引之副使
內俟朝庭國忠遂忌之及其貶也（玄）宗命高力士於

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溫兇忍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
為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悉溫所為今為卿等除
酷吏卿其悅乎羣臣皆蹈舞拜謝無何安祿山上表
以理且言國忠讒疾之狀（玄）宗方寵於將相故兩存
之初祿山握兵跋扈逆亂未發而以法制之國忠反
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玄）宗十四載正月九
日丁卯吉溫又坐賊七千疋及逼士人女為妾重貶
端谿縣令尋杖死於獄中
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玄）宗竟不之覺慶宗尙榮義郡
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
理且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玄）宗懼其生變遂歸過於
京尹李峴峴貶零陵太守以安之六月（玄）宗使黜陟使分行郡
縣給事中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
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

稱疾不迎嚴介士於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旨而退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疋鞍轡百副每疋牽馬夫二人令蕃將二十二入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達奚珣奏祿山所進鞍馬不少又自將兵來復與甲杖庫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敕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即先後遙遠計隳矣（玄）宗稍悟

或云因此撲殺輔璆琳非為託祭龍堂不虔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齎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於華清宮兼宣如達奚珣之策祿山聞命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復命奏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踞牀上不起但

云聖人安穩遽令左右送臣於別館居數日然後得免難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眾號為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

十五日聞於行在（玄）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笑曰今反者獨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也旬日必斬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仗大義誅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於敗

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勸祿山反與高尙同力贊助及祿山末年恐事主不測遂與左右李豬兒同害祿山遂宣偽敕立安慶緒為皇太子慶緒兄事莊每事必先問之後慶緒奔相州軍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稱

永王弟十一女詣懷鎮時遏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
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
留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
嘉若許歸投請給鐵券在軍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
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
必大用便將鐵券兼賜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
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便令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
明日除司農卿高尙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
學常歎息謂文南周銑曰不危甯當舉事不終而不
能咬草根以求活州里之間甚得文章之名後改名
尙天寶初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舉尙高蹈不仕送錢
三萬并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寶以託之其年策試
弟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後懷寶引見高力士置之
門下令子師之無何託安祿山奏爲平盧軍掌書記

祿山由是益親之遂與莊等共解圖讖祿山疑懼勸
其謀反累奏爲屯田員外郎乃隨祿山陷東都僞授
中書侍郎僞敕書制敕並尙爲之毀讞本朝所不忍
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並尙代之仍拜侍
郎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尙與孫孝哲同
日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爲祿山所通
因茲狎近身長七尺勇健多謀及事祿山出入臥內
甚見親信祿山常因對見宮門俟玄宗之召衣紐無
故斷落祿山驚忙不知所爲孝哲探懷內取鍼綫爲
祿山綴之祿山轉憐之常侍祿山皆先意曲言必嘉
悅又善於女工裁縫之事祿山形大肚垂與眾稍異
非孝哲裁縫不稱其身也天寶中官至大將軍祿山
潛逆爲殿中監充閑廐使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畏
之於西監安守忠張通儒田虔貞等攻長安皆受制

於孝哲殺王妃數十人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素與
祿山不叶者必殺之以鐵棒搗腦蓋而死血流於地
蕃將阿史那承慶慶緒同謀幕府僚屬偏裨更無一人
知其端倪者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礪戈矛稍甚於
常識者竊怪至是祿山勒諸將出謂眾曰奉事官胡逸
自京迴奉密旨遣祿山將隨手兵入朝來以平禍亂耳
兼云莫令那人知那人指國忠也

諸公勿怪翌日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使
賈循爲留後薊縣耆壽李克諫祿山以舉兵無名必敗
祿山特收人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利
主甫邦正在今日何憚之乎百姓等議曰百年老公未
嘗見范陽兵馬向南者人人相與憂懼

既出范陽遂爲長勝以毀國家兼妄云累奏不聽
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捷以車千乘

包藏器械先俟於河陽橋以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尙
孔目官太僕丞嚴莊專居左右以畫籌所至郡縣無兵
禦捍

兵起之後列郡開甲仗庫器械朽壞皆不可執兵士
皆持白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皆開門延敵長史走匿或被擒殺或自縊於路傍而降
者不可勝計

祿山專制河朔已來七年餘蘊蓄奸謀潛行恩惠東
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
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人歸降者以恩煦之
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錫以衣資賞
之妻妾前後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喻夷夏之
意因而往往不傳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自撫慰曲
宣威惠夷人朝爲俘囚暮爲戰士莫不樂輸死節而

况幽薊之士乎及狼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賊將高邈僞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翽輕騎出迎遂為
所執送詣祿山太原奏光翽被擒并東受降城奏祿
山反^⑤宗猶疑以讐嫌毀譖尚不之信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翽今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
日陰風悽慘觀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
名祿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獻
漢高祖不宿柏人頌王子牒至云渡黃河河水見底冰
結成橋

祿山多載草木於河中并以長索繫破船大樹礙凌
一宿而冰合

丁卯陷靈昌郡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守瑜等
首至尋陷滎陽傳太守崔無諛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

為敗不旋踵及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
西走保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悅遂
除范陽節度使於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一戰
塗地敕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效力

十三日陷洛陽傳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首至平原
太守顏真卿留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瘞之

顏杲卿又以常山歸順
聚徒兵故殺賊將李欽湊於土門以應郭子儀燕南
豪傑殺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在

杲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為常山太守及杲卿為長史
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邱丞張通幽密謀背之時
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而守常

山杲卿遂謀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併其兵會賊將高逸何千年俱自東至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縣吏翟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年及逸至是杲卿乃使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執逸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榮王琬為行宮元帥以河西隴右節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耶契苾渾蹕林奚結沙陀蓬子處蜜吐谷渾恩結等一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於潼關

時朝廷空虛失藩籬之固懼其乘勢侵軼會祿山方圖僭號遂得徵兵以備之諸道軍士稍稍而至矣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

京城誅慶宗清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卯常山擒何

千年高逸博陵誅口誠河間誅杜睦一時皆以其地歸順

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哥舒翰擁兵守潼關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偽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說以禍福祿山始懼責高尙及嚴莊曰汝等令我舉事皆云必成四邊兵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不見汝等矣遂誡門下逐之數日祿山憂懼不知所為而怒不解及田乾真自關至從容為尙等言於祿山撥亂之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難漢祖狼狽於滎陽曹公傾覆於赤壁未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馬雖多皆募新軍烏合之眾未經行陣堡壘非勁銳之卒不足為我敵縱大事不成猶可效袁本初以數萬之眾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莊尙皆佐命元勳何以遽斥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

參照上卷
祿山喜曰阿法之言是也吾已絕之奈何乾真曰但喚
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尙等飲燕酣樂祿山自唱傾
盃樂與尙送酒待之如初阿法乾真祿山雖盜據河朔
百姓怨其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
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
杲卿力屈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賈深獻捷且求救於太
原王承業通幽獻計於承業承業亦心害其功逗遛
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爲己功是以承業
等驟加官爵故杲卿屈焉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於祿山怒縛於洛水橋柱杲
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怒之
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斃割之路人皆不忍視
常山旣陷鄴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

一十郡復爲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
明之眾於嘉山思明跣足露髮奔於博陵歸順者十
三郡思明懼焉潼關失守二將旋師燕趙之間賊復
屠之

安祿山事迹卷中

安祿山事跡卷下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五載正月乙卯朔祿山遣東都耆老緇黃勸進遂僞
即帝位國曰大燕自稱雄武皇帝

祿山起逆之初童謠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

氈氈上一貫錢燕者祿山國號重言燕者史思明亦

稱天子天上女安字也鋪白氈者祿山入洛陽之日

大雪盈尺氈上一貫錢者言祿山只得一千日祿山

云纔入洛陽瑞雪盈尺盧言一作上祿山詩曰象曰

雲雷屯大君理經綸馬上取天下雪中朝海神

改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為王以

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尚書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僞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

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
以朝官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
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爲爾之羞宜付
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
曉一作韋恆韓澄并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
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蒿並賜自盡許房宇
文班盧自勵達於口蕭克濟陳口柳芳李彥光何昌
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於徼外勿齒帝曰珣摯父子同
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囚於所司太師房瑄曰張均
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等流
於崖洲發韓公張仁贛一作贛之墓戮其屍以張通儒
故也張萬頃獨孤問俗張休並復舊官祿山令問俗
壞太廟問俗遷延終以獲全令萬頃捕殺皇支萬頃
多所脫免休數回諫祿山此二三人者本祿山賓佐

其餘文武悉備署之以范陽爲東都復其百姓終身署
其城東隅私第爲潛龍宮

其第本造爲同羅館前後十餘院門觀宏壯闔閭幽
深土木之瑰奇口堊之彫飾僭擬宮室祿山表請以
一十萬買之奏敕賜之至是號焉

僞節度留後賈循右虞候程超謀以范陽歸順爲祿山
僞度支副向潤客所覺潛令送赦書使韓朝陽告之庚
寅朝陽自洛陽致祿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循不虞朝
陽之害已與朝陽款曲行禮朝陽引之密語抽佩刀斬
之遂宣僞詔數循罪逆并斬超並傳首東郡戮及妻子
以平盧持節呂知誨一作節爲留後亦爲本軍所殺又加
潤客右散騎常侍代之殺皇支范陽府掾李戒等四人
沒其妻子五月奚契丹兩蕃數出北山口至於范陽俘
劫牛馬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唯留後羸兵數千不敵

潤客等計無所出遂以樂人戴竿索者爲趨捷可用授
兵出戰至城北清水河大敗爲奚羯所戮唯三數人伏
草莽間獲免

其樂人本⑤宗所賜皆非人間之伎轉相教習得五
百餘人或一人肩一作符首戴口二十四人戴竿長
百餘尺至於竿杪人騰擲如猿狖飛鳥之勢竟爲奇
絕累日不憚觀者汗流目眩於是此輩殲矣虜未至
前月餘日童謠云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
日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初聞莫悟至是而應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關爲祿山將崔乾祐所
敗十四日辛卯潼關失守

初翰守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國忠爲名公
若留二萬人守潼關悉以餘兵誅國忠此漢誅晁錯
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許之未發或泄其言

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
眾雖多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
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
福德劉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霸上令其
腹心杜乾運將之焉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
隸於潼關乃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國忠語其
子暄曰吾死無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人謂諸將以
潼關三百餘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楊國忠以翰持
兵未決慮於己不利欲其速戰數奏促之賊將崔乾
祐叩闕數請戰國忠與翰旣不協因言翰逗遛不進
⑤宗數使進兵出關翰遂領馬步十五萬與賊將崔
乾祐會初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馬駕之畫以龍
虎之狀五色相宣復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
衝戰馬因驚駭從而攢戈矢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

於隘路候氍毹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氍毹車及薪芻煙燄昏黑兩軍不相辨我軍謂賊在煙燄之中遂集弓弩併射之賊軍抽退日昃方覺無賊我眾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拒黃河南抵石岸排蹴前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習險之騎直透黃河橫截我軍敗績沈河死者十有二三翰在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於時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遂將船百餘隻到河南岸爭渡者不可勝紀每滿卽沈如是沈者數十渡餘軍散走入南關先時於關門旁穿二道塹闊二丈餘及師敗之際前後奔競人馬枕藉入坑須臾塹滿兵士踐人馬之上方得入關陣之旣敗也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往來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鬪黃

旗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石人馬汗流其日翰在靈寶縣西洪溜澗與崔乾祐相逼翰兵馬多乾祐不過萬人爲撒星陣十五爲一旗或密或疏或前或卻官軍見之皆大笑焉乾祐又以陌刀五千人列於陣後令其軍曰進則十五有生退則死在旋踵故其兵一一自戰乾祐忽驚金鼓卷旗狀似退官軍益怠忽馳而進勢若雷霆官軍失勢遂爲所薄是月東風吼地飛沙漲天煙塵相合野中舊積諸草賊皆焚之煙燄徹天昏黑如夜旗號之色人皆莫辨賊乘風便趨我軍煙塵之中拱手而皆受戮

初翰至潼關風疾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政事委行軍田良邱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全無鬪志及出師未陣而潰爲麾下蕃將火拔歸仁執降於祿山

軍敗後翰自首陽山西渡入潼關津驛關門不守王
思禮收合餘軍更欲戰歸仁語翰曰賊勢逼相公且
宜西行避之以圖去就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諸將叩
馬請降祿山後畫異圖事將未晚翰曰逆胡猖狂偶
然一勝天下之兵計相續至羯胡之首期懸旦暮歸
仁曰賊在咫尺更欲徵兵則我之命已掛賊戈矣翰
欲下馬遂以毛繩於馬腹下連縛其腳控轡出驛翰
怒握鞭自築其喉又被奪卻鞭攏馬就乾祐送於洛
陽

祿山曰汝常輕我今日何如翰俯伏稱肉眼豈知陛下
遂至此陛下爲撥亂之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
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
平矣祿山大喜遂署翰爲司空令書招光弼等諸將報
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遂閉翰於苑中而害之

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⑤宗懼焉十五日壬辰聞於朝
廷⑥宗召百官問計國忠以爲幸蜀便

先是國忠樂於蜀地爲自全之計自天下乏兵頗置
腹心於梁益閒卒行其志或曰非國忠之計解之在
後監察御史請出御庫金帛召募壯士率六軍一戰
以拒之識者壯其志而又拙其謀初⑦宗覽龜茲曲
名部見北洛背代深惡之謂樂工李龜年曰何忽音
樂爲如此不祥之名遂令諸曲悉改故名及聞祿山
反龜年曰曲名先兆果不虛矣開元天寶中人閒多
於宮調中奏突厥神亦爲祿山之應國初盛傳武媚
娘曲而則天僭竊之事應之則先兆豈可測哉

十六日癸卯⑧宗幸蜀

鑾駕自延秋門出百官尙未知明日亦⑨有來朝者
已而宮嬪亂出驢馬入殿輦運庫物上過渭橋後楊

國忠令燒斷其路上知之使高力士走馬至橋止之
曰今百姓蒼惶各求生路何得斷絕令力士撲滅了
來上止望賢宮從官告飢乃命殺馬折行宮木煮肉
遺之入宮憩於樹下惘然有棄海內之思高力士覺
之遂抱上足嗚咽上曰朕之作后無負黎元今朔胡
負恩宗廟失守竟無一人勤王者朕負宗社敢不自
勉唯爾知我更復何言即使中官入縣宣告咸陽官
吏百姓更無一人至者午時上猶未餐良久有村叟
來獻蜜麪上對之慘然既而尚食令人舁御膳至分
散從官發至金城宿是夜王思禮自潼關至奏哥舒
翰敗沒之狀十八日至馬嵬從官韋見素及男諤楊
國忠及男暄魏方進及男元向等六人入驛起居纔
出有吐蕃二十餘騎接國忠曰某等異域蕃人來遇
國難請示歸路國忠方與語眾軍傳介曰楊國忠與

吐蕃同反魏方進亦連一時帶甲圍驛國忠曰祿山
已為梟獍逼迫君父汝等更相倣倣耶眾軍曰爾是
逆賊更道何人騎士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便即梟
首屠割其屍魏方進及兩男吐蕃同時遇害見素為
亂兵所傷腦血塗地曰莫損韋相公父子乃得免上
令壽王以藥封瘡兵猶圍驛不散王召從官唯見素
父子二人上策杖躡履自出驛門令各收軍軍人不
應行在都虞候陳玄禮領諸將三十餘人帶仗奏曰
國忠父子既誅太真不合供奉上曰朕即當處置乃
迴步入驛倚迴久之不進韋諤極言乃引步前行高
力士乃請先入見太真具述事勢太真曰今日之事
實所甘心容禮佛遂縊於佛堂舁置驛庭中令玄禮
等觀之玄禮等免胄謝焉軍人乃悅然議鑿駕所詣
上意欲幸蜀中使常清以國忠久在劔南恐其中

連謀生意不如幸太原百姓望幸多時地安可駐中
官郭師太謀幸朔方曰彼蕃漢雜處父子成章自來
地名忠孝中官駱休詳請幸隴西曰姑臧一部曾王
五涼土厚地殷實堪巡幸各陳所見都十餘輩上皆
不可顧謂力士曰卿意如何力士曰太原雖近地與
賊連先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
甚難不達人意西涼地遠沙塞蕭條大駕巡幸人馬
不少既無備擬立見悽惶劔南雖小土富人強表裏
山河內外險固以臣所見幸蜀爲宜上然之即日幸
蜀皇太子爲百姓所留尋幸靈武
十七日甲午陷西京初祿山不虞玄宗南幸故進兵緩
也於是祿山僞官屬等全虜府庫兵甲文物圖籍宜春
雲韶犀象舞馬掖庭後宮皆沒焉
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制犀象

驅掠舞馬遣入洛陽復散於北向時之盛埽地矣肅
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閒復歸於京師十得二三祿山
至東都既爲僭逆嘗令設樂祿山揣幽燕戎王蕃胡
酋長多未之見乃誑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
來見吾必拜舞禽鳥尙知天命所歸況於人乎則四
海安得不從我於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怒略
無舞者祿山大慙懷怒命置於窞井中以烈火燒使
力憊俾壯士乘高而投之洞達胷腋流血數石舊人
樂工見之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於樂工求訪頗切
不旬日間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皆相與大會於
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陳御庫珍寶羅列前後樂既
作梨園弟子皆不覺歔歔相視泣下羣賊露刃持滿
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
向慟哭賊乃縛海清於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之

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初於菩提佛寺聞之
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
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
母崔氏以孝聞累官給事中祿山陷長安維在賊中
佯狂失音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偽受給事中至
德二年冬收東京陷賊官三等定罪時弟縉為刑部
侍郎抗表請以官爵贖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責
授太子中允後為尚書右丞營別業於輞川朝散之
後常獨坐焚香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絕塵累
及臨終之際縉在鳳翔作別縉書及平生故人勸以
修習捨筆而終
祿山竊據河洛令張通儒居守安守忠總兵以鎮西京
於時二京全陷
至德元年九月賊黨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

及駙馬楊駙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列其
心以祭安慶宗慶宗以祿山起兵之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腰斬於長安并母康氏等五人榮義公主亦賜
死焉自後安忍殺不附己者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
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遂深居高
拱殘虐自恣其大將等亦不可得而見之皆因嚴莊
以白事其酷如狼虎雖曰腹心齊為仇敵矣先是百
姓因亂為盜忽入倉庫祿山既收西京怒之大索長
安三日而後止雖私財必皆取之又令府縣推按連
引支證日以句錄徵剝搜捕為事錐刀之末無不徵
之百姓騷然所在叛矣間諜日至士庶潛議亡歸知
肅宗至靈武皆企官軍相傳曰皇太子從西來也人
皆奔走市肆為空如是者百餘日京畿豪杰沒賊官
吏歸者相繼不絕誅而復起絕莫能制其初自京畿

鄜坊至於岐隴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爲勅敵其將皆勇而無謀日縱酒高會唯聲色財貨是嗜不復萌西進之心故肅宗得乘其弊蓋天所命也兇威所至無不蕩覆衣冠士庶歸順於靈武郡者繼於道路家口亦多避地於江淮

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爲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袂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其陷賊州郡賊軍所至則爲賊守師纔去則相共殺賊歸國反覆十數度至於城邑爲墟而人心不改及聞肅宗治兵於靈武人心益堅矣祿山先患眼疾日加昏昧殆不見物又性轉嚴酷事不如意卽加箠撻左右給侍微過便行斧鉞特寵段氏常欲以段氏所生慶恩代長子慶緒爲嗣慶緒每懼見廢嚴莊亦慮祿山眼疾轉甚恐宮中事變之後將不利遂夜與慶緒及祿山左右闔

豎李豬兒等同謀莊謂慶緒曰殿下聞大義滅親乎臣子之閒事不得已而爲者不可失也慶緒小胡性又怯懦憂懼之際遂應之曰兄之所爲敢不從命又謂豬兒曰汝事皇帝鞭笞可數乎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與謀殺祿山嚴莊慶緒執兵立於帳外豬兒執大刀直入帳下以刀斬其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著佩刀始覺難作捫刀不得但以手撼帳竿大呼云賊由嚴莊須臾腹已數斗血流出掘牀下以氈裹其屍埋之戒宮中勿令泄莊明日宣言於外稱祿山疾亟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軍國事大小並決之於慶緒僞卽位尊祿山爲太上皇慶緒常兄事嚴莊每事必咨之

豬兒契丹之降口也年十歲餘事祿山頗謹宮刑之時流血數斗殆死數日方蘇幼時祿山最信之祿山

腹大每著衣服令三四人擎腹豬兒頭戴之始得繫衣帶玄宗賜祿山華清宮浴豬兒得入宮與祿山解著衣裳然祿山性殘暴鞭撻豬兒最多遂有割腹之禍

祿山以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至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殺僭竊三年五十五

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敗賊將安守忠等於香積寺汾陽領軍從城南赴東都二十八日元帥代宗皇帝入城安撫百姓十月六日又收東都安慶緒空東都遁於河朔十月二十三日大駕還京其日上皇發成都慶緒之奔也步軍不滿三千馬軍才三四百至新鄉知嚴莊投國家諸將當時心動阿史那承慶部落及李立節安守忠李歸仁等散投恆趙范陽只有張通儒崔乾祐等兩三人時來衙前參至衛州則無

人輒見及至湯陰分散過半縱未去者亦止泊相遠慶緒知人心移改不敢詢問至相州離散略盡疲卒纔一千騎士三百而已至滏陽縣界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屯卒一萬軍馬三百在滏陽慶緒處必死地謂諸弟曰一種是死不如刀頭取決遂與慶和等三人領家童數百設奇計大破官軍光弼大潰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營相去四五里知光弼敗一時分散慶緒遂分八道曳露布稱破光弼思禮兩軍收斫萬計營幕儼然天假使便無所欠少況回鶻已走立功不難其先潰將士於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來月八日再收洛陽諸賊知河東喪師逆心又固受其招誘以十月悉到相州慶緒改相州爲安成府大赦境內改年曰天和委薛嵩訓練新舊眾三萬餘馬軍六千已上旬日之中僞將蔡希德以其眾自高

平至田承嗣自潁川至武令珣自唐至道塗復及六
萬明年六月十四日汾陽自上都赴軍領十六萬至
衛州城下而慶緒以馬步十萬來逆戰數合皆敗慶
和恃以弓矢獨自出陣射官軍中箭棄鎗墜馬就擒
慶緒大敗遇夜走歸相州汾陽遂收諸道兵馬薛兼
訓董秦等二十一萬眾於相州西南三十里下營十
一月五日慶緒以五萬眾列陣於愁思岡賊眾大敗
殺二萬餘人遂至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慶緒以殘傷
出戰多至摧敗卻入城守史思明本爲慶緒北鎮幽
薊及慶緒危急頻使求救於思明思明乃引軍來援
國家慶緒危急頻使求救於思明思明乃引軍來援
兇徒既出燕州乾元二年思明於魏州僭稱燕王年
號順天全軍屯於楚王橋使李歸仁以精兵一萬尋
山向北汾陽以敕賜刀授軍平明引軍躡賊賊亦

駐軍相持至暮三合歸仁大敗擒僞洛州節度使張
令暉兵馬使范秀嚴流血積屍填谿溢谷歸仁乃歸
潞陽招取敗卒思明聞之大懼汾陽以諸將欲襲思
明謀議不同汾陽與李廣琛同謀引安陽河水浸城
遂築堰開渠而浸城焉城中無復出路餓死者眾思
明遂領兵來助殺我防堰官健決我隄堰又破衛尉
縣燒糧車五十乘驅卻牛萬頭官健走脫者一半已
來二月己未慶緒城中易子而食屑朽木淘馬糞飼
馬官軍以道路懸絕往來甚艱汾陽與光弼所謀不
協遂列大陣於鄴縣南十里韓陵山東潼水上官軍
初勝生擒殺傷甚眾思明於困敗之中忽生奇計官
軍大敗日蕩風起塵埃晝昏城下諸軍望見迴軍以
爲賊徒大至一時皆潰資糧器械並棄汾陽行二三
里駐馬以待師與諸將結四面陣當路而迴官軍四

分損一思明引全軍赴相州慶緒使人三十里外將
赭黃衣以送思明申誠請冊思明曰不用衣服卽當
相見慶緒與弟五人渡安陽河十里來逆見思明欲
下馬思明止之迴馬讓行慶緒從焉當時分配安置
僞刑部尙書孫孝哲侍中高尙兵部尙書崔乾祐大
將已下九人並在毬場祇候參賀思明過後九人一
時處斬思明休卒於合河之陽思明旣下馬慶緒兄
弟口前東西而立數慶緒凡數百言末云因何殺阿
爺奪職掌曳慶緒西面縊殺之諸弟四人並斬初慶
緒未敗時讖云渡河野狐尾獨速明年死在十八日
又云胡絕其後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驗一作思當解
明將士或謀殺思明而附慶緒蓋懷祿山舊恩事臨
發慶緒降眾人皆恨之慶緒官健六千餘人大半餓
不行立並令安太清等養育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

隨從慶緒者亦殺之食後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
類殲矣

慶緒自至德二年殺祿山自立至乾元二年己亥爲史
思明所殺其後併於思明思明復稱大燕以祿山爲僞
燕令僞史官口稷一撰祿山慶緒墓誌而祿山不得其
屍與妻康氏並招魂而葬所謂哀諡祿山曰光烈皇帝
降慶緒爲進刺王其墓誌敘逆兇逆語非典實所紀亦
無可取故略也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本名宰干玄宗改爲思明瘦
小少髭鬚深目鳶肩性剛急與祿山同鄉生較祿山
先一日思明歲夜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騎
勇聞解六蕃語同爲牙郎以欠官錢走入奚詐爲漢
使得免後誘殺奚節度使張守珪以思明殺奚功奏
授折衝與祿山同爲捉生將去無不捷累拜大將軍

及祿山叛逆遂爲祿山攻劫郡縣所向無敵始自一卒至平州刺史收河朔戮力驟至崇秩畏威懷德雖死無二後慶緒殺祿山而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榮國封媯川王思明自己懷計而常懼賊將蔡希德無何朝義殺希德而思明喜形於色尋以八百騎舉河北降封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明年改乾元元年戊戌肅宗使烏承恩爲思明副思明殺之復及諸將圍慶緒於相州思明乃來援初懼我軍之救會蕭華以魏州來歸順詔河南節度使李光遠代蕭華思明乘其初到以子擊光遠光遠脫身南渡明年卽元年己亥正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自立爲燕王年號順天引兵救相州官軍敗績九節度使引退思明頓兵於合河口慶緒兄弟至皆殺之併其眾迴至薊城集僚屬誇街克捷自爲天假智略人亦以爲然乃立宗廟社

稷諡祖考爲皇帝以妻辛氏爲皇后次子朝興爲皇太子長子朝義爲懷王諸子皆爲王以禮招魂葬祿山置侍中尚書令等官立臺省無曹局遞爲檢討之所識者笑之以范陽爲燕京命洛陽爲周京長安爲秦京置日華等門署衙門樓爲聽政樓節度廳爲紫微殿又令其妻爲親蠶之禮於薊城東郊以官屬妻爲命婦燕羯之地不聞此禮看者填街塞路燕薊間軍士都不識京官名品見稱黃門侍郎者曰黃門何得有髭鬚皆此類也其年八月又總兵南來九月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東洛佛事皆送幽州以舊宅爲龍興寺而崇飾之思明本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驛宣示皆可絕倒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贄以彩牋敕左右書之曰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小吏龍譚進曰請改

安福山事卷下
爲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則聲韻相協思明曰韻
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贄之下又題石榴詩曰三
月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瓶子裏作刀割破六七千
箇赤男女郡國傳寫置之郵亭子朝興本牧羊胡雛
忽奄有十州之地恣爲不法人不聊生萬姓嗷嗷皆
望官軍之至上元二年辛丑官軍於邛山敗績光弼
奔聞喜思明使其子朝義爲先鋒自爲後殿朝義至
永甯郡西使鐵騎先鋒至姜子嶺爲官軍所敗朝義
屢進兵皆挫衄思明大怒朝義與諸將並欲按軍令
朝義惶懼不自安思明居驛令心腹曹將軍擊刁斗
防衛甚嚴朝義將駱悅蔡文景與朝義曰王於姜子
嶺失律今日害王王何不自謀悅等與王死無日矣
因言廢立之事曹將軍亦願爲之欲喚共謀大事如
何朝義曰勿驚動聖人善爲之計使許叔冀男季常

以其命命曹將軍至駱悅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
將怨恐禍及己乃不敢拒其夜領朝義下數百人釋
甲詣驛思明侍衛怪其有異懼曹將軍遂不敢動思
明夢覺據牀惆悵思明性好伶人寢食必置左右伶
人以其殘忍皆怨之因問其故思明曰吾向夢見小
沙上羣鹿吾逐鹿一本無吾逐鹿三字及水遂見鹿死水乾言
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祿與命俱
盡矣俄頃駱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以匕首
搵殺數人因指如廁思明知事變踰牆至馬廄韃馬
將乘之悅等索見之使麾下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
思明問悅等曰是何人作難悅曰懷王命思明曰我
朝來語錯合招此事然汝廢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
安終歸汝事今雖廢我汝必不成因急呼朝義小名
者三曰莫殺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殺父之名因罵曹

將軍此胡殺我我負汝何事而行此逆乎悅等叱左右擒思明赴柳泉驛乃迴見朝義朝義曰莫驚聖人否悅曰無之周贄許叔冀軍在邙山朝義發許季常往報贄於簾下坐見季常聞說驚倒朝義乃領兵迴周贄許叔冀與季常赴之恐贄貳於己令駱悅等歡迎之殺於柳泉驛恐眾心未定遂矯朝義之命以帛縊殺思明託裹其屍駱駝馳到東都朝義僭逆自立號顯聖朝義思明之孽子也既殺思明復使張通儒誅朝興等以通儒為燕京留守尋為高鞠仁所殺又與蕃將阿思那承慶相害承慶不敵而奔潞縣鞠仁令城中殺胡者重賞於是羯胡盡殪小兒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以鞠仁為燕京兵馬使五月以偽太常卿李懷仙為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復殺鞠仁衙門自春至夏相殺者凡四五加

懷仙兵部尚書隴西郡王寶應元年葬思明於良鄉東北崗是月王師克復洛陽朝義敗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繼歸順朝義又加懷仙侍中走至莫州疑懷仙不入前城取道北走將投奚十二月李懷仙以范陽歸順誘殺朝義於城東函其首使騎將徐濟馳獻於闕下朝廷嘉之拜懷仙太傅檢校侍中兼兵部尚書封武都郡王仍為幽州節度使薊門遂甯思明以乾元二年己亥三月殺安慶緒僭王至史朝義寶應元年十二月為李懷仙所殺首尾四年

安史二兇羯相繼亂於范陽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月犯順史思明男朝義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為李懷仙所殺二胡共擾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安祿山事迹三卷署華陰尉姚汝能撰汝能始末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里居未詳則在宋時已無可

安祿山事迹卷下

考矣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玄)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天寶十二載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構亂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分綱列目兼有論議較正史紀述頗詳據通鑑考異與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河洛春秋薊門紀亂等書相出入今諸書不存獨此書尚為完帙洵屬可寶此本出於知不足齋鮑氏訛謬滿紙從友人章碩卿處假得秦敦夫石研齋鈔本校正大字秦本無小字惜小字僅据新舊唐書通鑑采者校過未能一一復舊也光緒甲辰十月江陰繆荃孫跋

安祿山事迹校記

卷上 安波注 舊唐書安祿山傳作安波至
卷中 祿山悉解九夷之語則以九蕃為得其實
營州節督 舊新兩書均作都督通鑑同
四府經略 據新書經略下有使字通鑑同
至九頁 貴妃以繡綳子綳祿山 通鑑考異引事
迹作以錦繡綳縛祿山 以綵輿與之歡呼動地
考異輿之下有宮中二字 貴妃與祿山作生日
考異作祿兒 極樂而罷 考異作極歡
為假子 考異引事迹作養為己子
李廷望 舊新兩書均作廷堅通鑑作望
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 通鑑唐
紀三十三引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

與此所引相反 舊書哥舒翰傳與通鑑同
十三行 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 考異引祿山事迹作

李起 通鑑作李超

十四行 馮神威 考異引事迹作承威今據改通鑑

作神威者從(玄)宗幸蜀記也亦見考異

四頁 居牀上不起 通鑑作踞床微起

七頁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翮送之

胡注按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翮誤

也 注又按是月有甲子安得有甲午亦不取

七行 傳張介然荔非元瑜等首至 考異引祿山事

迹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云云 守瑜作元瑜

唐書又作守瑜

卷下三頁十 畫戰之日及牙將充 又縱口火焚驚走

據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三引唐書改為畫獸之日及

爪將衝縱火焚之駕馬共十四字御覽此引唐書舊

新兩書均不載而與事迹所言文字臆合雖小有損

益歧誤無大出入 如北按古岸疑莫能定何 定為事

迹原文而御覽失其標題 御覽前載無異同 因附書於

後校錄之家可以參觀焉

日安祿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

祐會戰初哥舒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馬駕之畫

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以金銀飾其畫獸之日及爪

將衝戰馬因其驚駭擬從而犄角攢戈矢而逐之賊

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

馬奔駭燒氈車薪芻煙燄昏黑兩軍不相辨我師謂

賊軍在煙燄中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

矢盡方覺無賊我師眾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控

黃河南抵古岸排蹴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

柴揚塵以伺羅諸兵習險直透黃河古岸橫截我師

我師敗績沈河而死十有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
之勢於時有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可
得遂令將船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
船爭渡者不可勝數每滿卽沈如是登船沈者數十
渡餘軍盡散走還入關

二頁

向潤客

唐書同通鑑作牛潤客

十五頁

騎將徐濟

舊書僕固懷恩傳作徐有濟乃

懷仙妻弟

